

最畅销的

一块沉浮于历史长河的双鱼玉佩
一幅《香巴拉》与《梵蒂冈》的惊悚画卷
一条纳粹探险队秘密潜入的地下长廊
一位失踪三十年还在被地毯式搜寻的科学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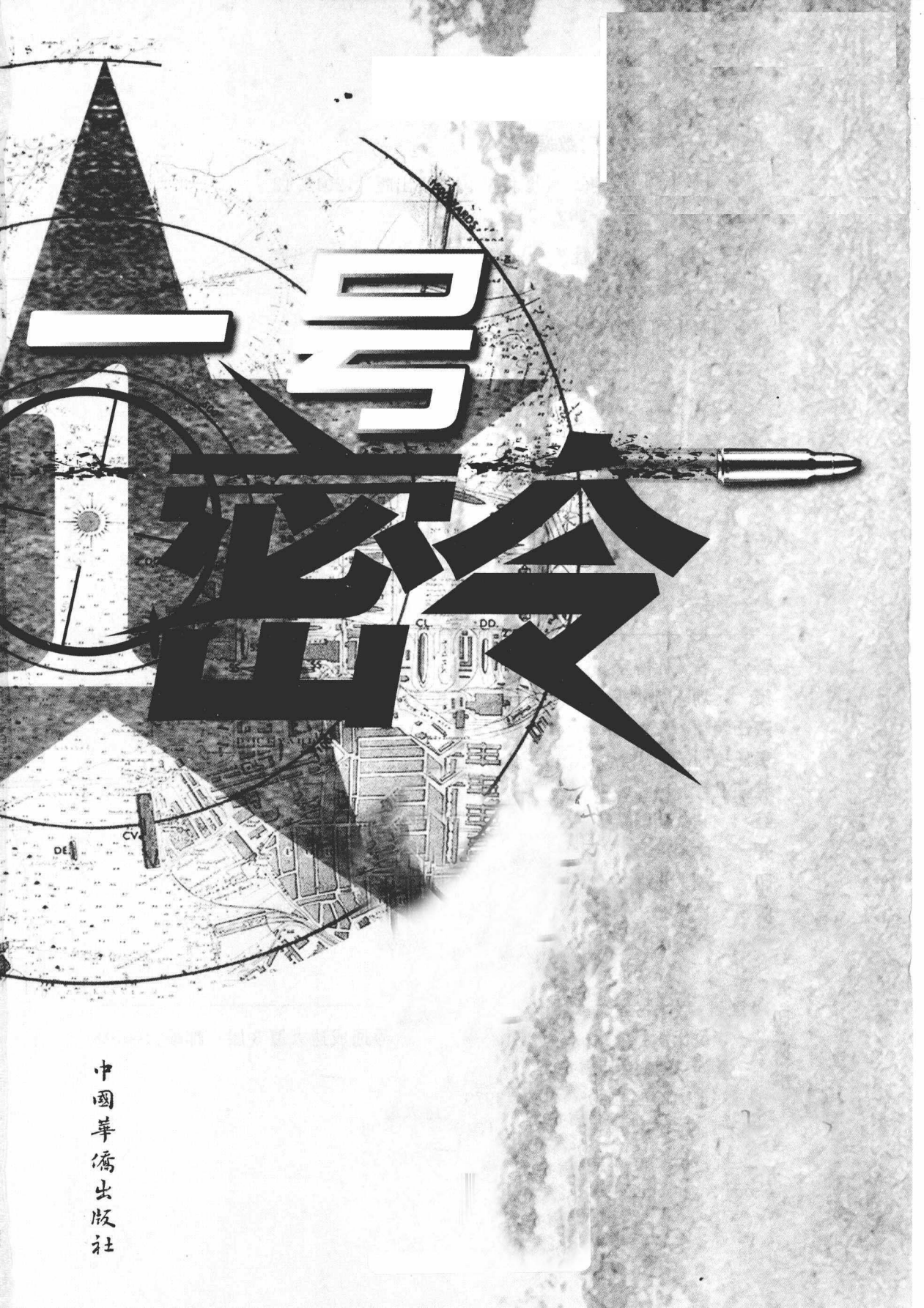
军事小说

备受海外媒体追捧的中国传奇作家杜博宁，
十年一剑最新力作！

一号密令

杜博宁
★
著

华僑出版社



一 號 秘 令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号密令/杜博宁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12. 12

ISBN 978-7-5113-2994-3

I. ①一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60970 号

●一号密令

著 者 / 杜博宁

策 划 / 周耿茜

责任编辑 / 文苑

责任校对 / 李江亭

装帧设计 / 玩瞳装帧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 印张 17 字数 22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2994-3

定 价 / 30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目 录

第一章 迷雾 / 001

第二章 谁是猎物 / 033

第三章 凶兆 / 069

第四章 狱星之门 / 117

第五章 夜叉 / 178

第六章 纳粹月亮船 / 251

第一章 迷 雾

—

深秋。

S省。

一队军卡颠簸行进，目标是火速增援 H 区 593 号“布测点”。

残阳如血，风乍起。

第二辆车，我斜靠 03 式“狙击步”合金支架，听三刀扯淡。

兰科院特制的三层保暖风雪车篷外，阴霾还在对抗飓风。

沙石和劲风狰狞咆哮，突掠过 H 区的原始大漠。

惨黄色的沙丘被刷锅似的大风一冲，更显得浮躁放逸，稍不注意，数不清的流沙颗粒就会钻进车篷里，我本来一点感觉没有，但脱掉“风纪扣”却会看到满胸的血疹子。

“嘿！三刀，再说说‘沙尸美人儿’！”

“我这，还有一根烟！”

大家都是军区精挑细选的特种兵，所以听得津津有味，不断递着歪歪扭扭的劣质烟卷。

“操孙子！等你到了 593，我保证你会见到美人儿！”

三刀叼着烟，歪斜着眼很得意，他既能细致地向你描绘出 H 区靶场导弹爆炸瞬间的颜色和气味，也能把各种灵异现象在不经意中渲染一番。

三刀又说被流沙袭击的兵大多溃瘍烂脚，还有万一负伤，止血时，千万不要把伤肢扎得太紧，因为伤员向后方运送周期长，弄不好会被白

白锯掉胳膊腿，三刀说了个“坏疽”医学名词，我估计大家都明白。

在三刀的扯淡中，“运气”这两个字是常常挂在他嘴上的。

风更劲！

第一辆头车发出五长一短的喇叭警报，又是班长在骂街，话机里说天一擦黑要宿营，后面有辆科考车需要定时维护仪器。

“全体都有！晚上就在帐篷里，别乱鸡巴溜达！”班长大骂一句关机。

三刀忽而沉默起来。

车里也闷闷的。

我闻着车外的沙土味儿，心里一阵恶心。不过我们全班战士脚上蹬着封闭式皮靴，腿上绑了迷彩棉，腹部军服也做过专门的拉锁线处理，再加上外边的防寒装，倒不必太担心野外宿营，能有什么危险？

但即便这样，我仍然不敢大意。

军车队只能顶风在这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荒大漠里摸索前进。

此时此刻，我心里只有一个问题。

593 布测点到底出了什么情况？

参与这次紧急任务的队员一共 33 人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

只有真在大沙漠待过的军人，才能了解沙之夜色。

孤寂，荒凉。

头车戛然而停，卷起一股旋风。

大家陆续跳下，外号金大牙的班长小跑而来，命令放散兵线。

东西 500 米撤出两观察哨，南侧 200 米三个游动狙击暗哨。

我和三刀负责为科考队专家们钉桩，固定帐篷。

十几个男女科学家们聚在头车里开小会，动静很轻，鬼头鬼脑似乎有什么大事。

这时我有点郁闷。

一周前，我从 A 军区山地快反旅紧急开拔，随着这支队伍到达大

漠，奔丧一样在这片鸟不拉屎的沙丘里急行军三天两夜，没有一刻倒气儿歇脚，连和身边女博士们沟通进步的机会都没有。

其实受这点罪并不算啥，可秋风黑脸给金大牙顺风接屁折腾这些天，一枪也没放，并且从接到秘密任务到现在，也没有任何人对我说要去 593 干什么，换谁能不闹心？

科考车是辆简装东风 1041 底盘上硬加个防弹依维柯的“碉堡”，这让我心里一直觉得有些玄机。

“碉堡”里，摇曳的 GPS 低轨道天线接收器噼里啪啦乱响，除了维度平光 LED 和我护目镜上的仪器反光，什么都没有，黑黢黢的没有尽头。

我抹把脸，吐掉嘴里沙子，斜背枪，低着头抓紧身前金属拉杆，三刀把桩槽子砸进土里。

突然，三刀跟头老猫般凑近，敏捷挑开车门，一掀 GPS 左侧防雨布，小声说句：“自己看！”

我支楞着脖子一瞧。

雨布下露出以色列造 FW1 型袖珍监视器镜头，九个分码屏幕赫然正是几辆军车内部轮廓。

三刀小心卷上布，确认恢复原状，朝桩子啐口痰：“彪子，看！杂种监视老子！”

人生真的很失败！

我胡彪是红旗下宣誓入党的“老步”，政审过硬，这是唱哪出戏？嗯～！？可仔细琢磨，三刀这老兵油子也有事，他平时大大咧咧，其实对谁都防了一手。

我心情沮丧到后槽牙。

从云南剿毒到康藏平叛，我身边全是枪榴弹别裤裆吃生米儿三年多的山地战老兵，那帮兄弟大都是川贵地区的老乡，彼此不隔心，任务中

只要枪炮一发言，谁放哨谁捕俘，朝谁干冷子儿，怎么偷狙击眼，根本不用口型，默契得就像掏女兵宿舍情趣内衣那样干净利索。

现在倒好，身边这批孙子全不认识，回头真碰到强敌悍匪，恐怕连口哨都蹦不出个完整音。

作为一名快退伍的老步，我太明白这种战友加兄弟的感情有多重要，尤其在子弹不长眼的节骨眼上，这方面默契多那么一点儿，就可能救条命。

而直到现在，我还没记全这 33 人的姓名，更别提默契。

我和三刀满头大汗钉完桩子，回到四号帐篷里喘气儿。

刚抱起军用水壶牛饮，北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枪声！

“砰砰砰砰砰！”

我鼓着腮帮子，随身边的人狂奔而出。

帐篷外站着两个人。

“黄主任！让所有研究人员回车！快！”金大牙正挥手示意一个 50 开外的老头。

枪声是 95 步枪点射发出，这种枪模仿一种前苏联原始击发射角，特有的卧姿点射，枪声持续 10 秒不到，这种点射肯定是出状况了。

狂风狼嚎般汹涌，金大牙撒出两个游动哨，自己把身体蜷曲埋在沙坑中，拉开枪栓，眼睛紧盯着枪声的方向，全神戒备着。

三平方米沙坑，大家七七八八趴了一地，谁也没空想别的。

进大漠这几天，第一次听到枪声，没人不紧张。

金大牙边举起红外夜视镜，边不停揉眼睛。

我估摸金大牙和自己一样，被军区紧急抽调，赶这种场子的头狼，不敢说能勇，但肯定有两把刷子。但即使这样，率领一群陌生人深入大沙漠，执行这个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任务，一旦和强敌短兵相接，和部下相互间的信任能到什么程度。

金大牙心也犯虚，而且他很焦虑。

三刀也看出端倪，半蹲在地上，对我阴阴一笑。

我根本就看不到北边情况，从脚步来声看，那两个游动哨应该在狂奔。

刮这么大的风，地面的流沙滑得要命，也不知道那两孙子是怎么蹿过去的。

枪响过后，却是再没动静。

大伙捺着性子等了一会儿，金大牙嘴里发出阵嘟噜声。

忽而，我听后面“碉堡”车里有个女音低叫声：“臭流氓！”

情势乱到极点！

很快，三个人，包括一个斜背95步枪游动哨返回来，众人围上去。

金大牙还没开口询问，叫邓迪的游动哨就冷着脸说句：“报告班长，有人潜入三号车内割破储水袋，我开枪时人已经跑了，看战术动作是老手。”

我一怔。

水，哪个没见过水？但沙漠里，水意味着什么？

但邓迪冷冷的表情和语气让大家都意识到有些不寻常，他和金大牙之间肯定发生过什么。

金大牙面色铁青，环视一下四周说：“彪子，三刀，过去看看！不能哭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死了！”

大风还是气势磅礴，沙地软滑不堪。

大伙跟着邓迪，顺着宿营地北沿行进，那里有个通讯帐篷桩子钉的神，愣把卫星天线接收器的钛合金底座和桩基掺在一起，抗风压力相比起其他帐篷要坚固一些，也刚好能躲过那些盘踞浅层的流沙。绕过这个帐篷，眼前出现一辆东风造特制重卡，灰色防红外迷彩帆布被风沙打得卷了毛。

帆布里层，一堆黑色野战储水袋很突兀地出现在那里，是一排呈现

出刀伤的储水袋，从刀口划过角度来看，应该是伞兵刀的杰作，一个玩刀行家。

八个储水袋三个被破坏，另外五个没得手。

风干水渍、溃散军用罐头、海军版自热快餐包，在储水袋后面散了一地。

我和储水袋对视。

都是玩刀军爷，都是特种刀法的一击必杀，都经历过刀锋掠过脖颈的震撼杀机，但我头一次看到这种如此干净漂亮的刀法，这滋味顿时让我心堵得难受。我们奉命执行任务，死在亮处倒罢，不明不白被高人暗算，真他妈不值。

有人面色发白。

金大牙指着储水袋哂笑：“还以为全报销个球儿。”

我虽然不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，但估计这里离 593 布测点不太远。从我们来时的路往西北走，翻过北纬 41 度分界坐标区，再走个几百公里就能进入 593 布测点军控区，那里以水平等高线为界，日照时间按照节气的大寒分区，虽然少了三袋水，但也总算快到目的地，眼前这金大牙的沮丧表情，明显是缺乏军爷的大无畏精神。

金大牙又叹口气道：“加强戒备。”

说完话，他率先把身边坏储水袋扛下车，我等自然也跟着肩挑手扛。

完事后大伙正要返回营地，却被邓迪出声阻止，旁边有人诧异道：“邓迪，怎么个意思？”

我这才认真打量邓迪，此人个子不高，刀刮脸，身板精瘦，平时没话没朋友没笑纹，耍范儿。

邓迪皱眉道：“亏你们这帮人还都是老兵，没看这辆车有多古怪？”

我一怔。

军车半掩在左侧沙丘，车头还保持着启动状态，单从外表上看不出

什么。

金大牙一副很不爽样，压着火道：“邓迪，整明白话，别兜圈子。”

邓迪扫金大牙一眼，走前两步，用强光手电射向车厢，说了句：“自己看。”

二

辎重军车内外，大伙一起熬鹰！

车厢和底盘悬挂用定滑轮连接，后桥有个明显的椭圆形晶体继电器，直径10厘米似乎在固定某种动力装置，左后轮胎内侧各有一个3厘米金属防滑面，斜插在传动轴外，不知道干毛用。

“看，储水袋下！”邓迪再用手电一瞄。

三刀掀开最里一个水袋，瞳孔顿时放大五倍说：“车槽有字！”

我随着众人把视线朝那里看去，看到那些水袋下，非常古怪地歪歪扭扭刻出小碎字，还是刀刻而成。

这车来历是不寻常。

刷拉拉，七八个手电一起射，快速阅览。

字迹虽然潦草，但能看出是某人的日记，文笔还不俗。

内容如下：

.....

第十四日。

593 布测监控站，食物在锐减。

配给一周后，每人每天减到五百克热量。

所有人都在挨饿。

我们还在等待，等待救援车队。

站里气氛压抑。

今天会开得很晚，最后没有定论。

我和苏桐回到休息室。

人们都传说，苏桐害怕家庭。

我猜，功利心太重的男人往往缺少人情味，苏桐为了事业，像特快列车似地把青春少女的幻梦抛到了脑后。

她没结婚，资料显示她在西藏曾有个男朋友，但后来莫名其妙分了手，苏桐就自愿来到 H 区，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 593 监控站。

没有窗户的休息室里，冷飕飕的。

只有苏桐的裙边在摇曳。

我心乱如麻，思绪像根劣质香烟在屋里狂舞。

“苏桐，搞点‘私房菜’。”

“好，找找。”苏桐说着打开冰箱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热着吃的剩东西。其实，我烹调手艺也很不错，只是没有那份动手的心情罢了。

我大瞪饥饿瞳孔。

有半碗咖喱土豆牛肉块，一碟辣椒酸白菜，竟然还有一罐青岛啤酒。

食品袋里有一个馒头，还有一个葱油卷儿。

苏桐把它们拿出来，放进微波炉。

微波炉嗡嗡响，饥肠也辘辘。

那些东西一出炉，我就迫不及待先在馒头上咬了一口。

那是馒头吗？那简直就是一块干硬木橛子。微波炉加热时间太长了，馒头已经脱水干枯。

我们特工都这么生活，需要很坚强的肠胃，工资却是外国同行的零头。

我艰难地咀嚼着，然后向嘴里填进土豆牛肉，舌头和口腔粘膜很快就测到了一种令人不悦的温差，剩菜的外层热了，然而里边却是冰凉。

微波炉加热时间太短，剩菜没有热透。

馒头和剩菜应该分别放进去加热。

就这么将就，我慵懒地靠在椅背上，拉开青岛啤酒，将那些不爽一

口一口地冲送下去。

终于有点饱胀感，可是烦躁也隐隐地升了起来。

命不好，不该来 H 区。

心里也不是抱怨，就是有些不舒服。

苏桐做出调皮相，挤挤眼睛说：“你看我像不像个男孩儿？”

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。

苏桐笑道：“以前在拉萨，老公说我像个男孩儿，成天爬高上低，有一回跟着他一起翻大昭寺墙头，摔在金刚墙上，额头上缝了四五针。”

我啧啧嘴：“真的？”

“你瞧瞧，疤还在这儿呐。”

苏桐说着，把身子挨过来，撩起额发让我看。或许是因了乌溜溜发丝的衬托，那原本掩着的头皮竟然白嫩得有点儿让人惊心动魄。

虽然留着遗憾，我却不由自主地舒了口长气。暗暗地笑自己，怎么回事，居然会有些紧张了？

“真是从小看老。”我掩饰着。

“这你就觉得我胆大？其实，我还没有告诉你，监控站有个兵故意泡我，我把他打得五个月不能自理，噢，夸张了，也就是三个多月。”

这句话让我听了觉得她很性感，于是说话口吻也愈加“亲近”起来：“哦，打军人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以后要多小心。对了，你的伤口恢复得怎么样？”

“是些刀枪，痂都快掉，你不想仔细看么？”苏桐把裙子撩了撩，雪白小腿犹如亮光一闪，让我几乎眩了眼睛。

待要仔细看时，裙子又拉了下来。然而我那颗心，却已经被撩动。

苏桐咬咬嘴唇说要查下各监测点的数据。

她弓腰坐在电脑桌前，输入解锁密码指令，撩撩头发说：“地穴有新情报，五号监测点，三角形地穴自振频率出现异常速度，经激光测距发现大量的地壳变动，西南和东南方向水准测量、倾斜仪、应变仪数据

异常，横断浅层中央构造线已成扭状隆起。”

“五号点自振频率异常？”

苏桐敲击键盘，沉吟。

所有电脑都有口令控制，像一把连环锁。

苏桐调整视频，由蓝、紫、绿三种对比色组成的屏幕闪动出迷离的光谱。

视频里，在一排排特制荧光灯下，穿着绿色工作服的女军官们坐在一排排电脑前，把实时数据资料发往各监测点，这些电脑连续工作，它们所要求工作环境必须恒温，专用供电线路提供。

控制室亮着红灯，就像一个红色“喜羊羊”塞满电子设备，从地板到天花板，有成打的电视监视器和摄像头在不停地闪烁。

一个女少尉一面拨动号码盘，转动旋钮，一面轻轻调整视频头。

控制室是电子神经中枢，各处监测点的通讯联络都通过这里，通讯控制室的所有活动都被记录下来，不仅包括外面发来的数据资料，而且包括这个房间里的所有声音。

苏桐看看表，把五号点转发器接上，“我查查数据。”

“信号，口令。”

“载波固定，我们开始。”

她们身边都是细微劈啪作响的静电场。

“是我们开的还是他们开的？”

“我们开的，”苏桐解释，“呼叫单上规定要例行检查。如果他们不开机，我们就开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不开机。”我问。

“我想不会，我们打开启动开关后，他们在15秒钟内就收到信号，还输入了正确的密码，信号也锁定了。哦，看到了。”

信号传来。

屏幕变得清晰起来。

我看见监测点的一部分，显然是从隐蔽安装的袖珍摄像机镜头中摄取的。

两个四型呼吸器，一个U型气质面罩。

没有动静。

“锁定遥控。”苏桐说。

女少尉打开遥控密码。

隐藏良好的洞穴摄像机就在我们控制之下。

“全面扫描！”

“怪?!”坐在控制面板前的女少尉扳动着鼠标，满脸疑惑。

“分辨，改变音频。”

“光度校正！”

洞穴摄像机继续转动。

图像闪烁起来，出现移动的静态线，图像很难看清了。

“分辨！”

电视图像向左移动。

猛然，我看见一具战士尸体，大瞪血红双眼。

“有人潜入！”女少尉大惊。

“回扫，”苏桐急道，“点分辨率7×7。”

洞穴摄像机回转扫过监测室。

仍然未见生命痕迹。

“镜头向下。”

摄像机镜头下转，屏幕上出现了便携式试剂瓶，军用显微镜和装生物切片的小黑箱子，箱子下又躺着一具尸体。

“放大锁定！”

摄像机放大死者的面部：眼睛和鼻子都流着血，嘴巴朝天大张着。

猛地，屏幕上有道黑影掠过，椭圆形波纹出现。

女少尉大惊：“超磁侦破!?”

摄像头被发现了！苏桐迅速向前跨了一步，抓住视频大喊：“不停扳动放大控制。图像迅速扩大！快！”

屏幕一黑，价值 30 万美刀的军用洞穴摄像头，被瞬间毁掉！

“隔离 5！隔离 6！”

“明白……明白，”屏幕里显出女少尉惊慌的手。

突然，苏桐脸色煞白说，“你听。”

她将啤酒空罐竖立在电脑桌上。

我侧耳。

啤酒罐发出“嗡嗡”金属细碎声。

外面有人狂跑！

苏桐喘道：“快！快关门！”

砰！我关上厚重合金门。

苏桐失魂道：“氧气罐……氧气罐我啦……该死……”

少顷，合金钢地面轻微一颤！

刹那后，一股来自地下深处“呜呜”声惊怖而出。

我左手拦腰抱住她的酥胸，一个扫堂腿钩倒沙发。

“呜呜”哀鸣声，自地狱传来！

我们钻进倒扣沙发下，我紧紧搂住一具可能即将变为女尸的惹火娇躯，干净利索地一揣墙，沙发呼地一声，闪电般冲入左侧三角形构造的卫生间！

三角形是个稳定的图形！

“救命……天啊……”

门外嘶叫和奔跑声乱成一片！

女人哭喊声杂在男人咒骂声里迎面打来，每寸空间都布满了狂飞乱舞的恐惧。

我看不到门外任何东西，看到只是死神之眼。

“扑通”跌倒声不绝于耳！估计没有人能站稳，谁一直起身，便像

一棵草般又倒下。

我用力搂紧苏桐小蛮腰！

苏桐丰满的玉体亦死命贴了上来，双手搂着我的脖子。

想不到我和苏桐竟然有这么亲热的一刻。

两人蜷曲着身体趴在沙发下，也许会被那恶魔拖走。

我感到怀里的女人在颤抖。

死神的威力确能令人感到无力抵抗，忽地想到一个奇怪的念头，假设现在吻她，她会否拒绝？

她把俏脸深藏在我怀里，很快我放弃了搜索她香唇的念头。

乘人之危不是我的性格。

地面抖动频率愈积愈高，不断颤抖。

在这茫茫地下世界，感觉上只剩下我们两人。

地面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金属抽搐声，令人压抑！

此时此刻，我只能寄希望于这个稳定图形！

“轰隆隆”一道晴空霹雳！

卫生间左右猛地一摆！

屋子就像被一只巨魔之手从地下连根带血地拔出，拼命晃动！我们像稻草人般东倒西歪，伴随“嘎喇喇”刺耳轰鸣，大地豁然一轻！

我们在下沉！苏桐惊呼。

的确，巨斧般的监控站建筑群在快速下沉。

我大骇！

噶喇……咔嚓……声音逐渐小了。

当一切都过去时，我感到这几秒钟象整个世纪一样漫长。

我们如此逼近地听到死神马车的轧轧声。

在垂直、水平、旋转的地面震动冲击下，电脑被撞射到空中扭摆着不象样的醉舞。

门外碎砖飞石在建筑物倒塌的轰鸣声中四处纷飞，使我们久久如临